



聊斋闲品 回吴志恩

纳瓦霍的迷惑

纳瓦霍跟随他的资助者进入城市，这个第一次走出印第安原始部落的小伙子，对沿途见闻保持着足够的兴趣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火车站，他看见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“请勿随地吐痰”，可他分明看见了地上的斑斑痕迹。

他被资助者带进家里，那是一座温馨考究的房子，他想，这里一定贴有许多“请勿随地吐痰”的标语，但是没有，客厅里没有，厨房里也没有，安排他住下的卧室里也没有，他又仔细查看了每一寸地毯，地毯一尘不染，更别说什么痕迹了。

他很迷惑，一个贴着“请勿随地吐痰”的地方，痕迹随处可见；一个根本没有警示语的地方，却干净整洁。

后来，纳瓦霍被留在爱尔兰读书，勤学善思的他最终把这个迷惑看作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。

是啊，对于自己的家，爱护之心完全出于自觉，这不是道德的力量吗？

我还读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潦倒的作家隔壁忽然住进来两个姑娘，是临时借住一晚的打工妹，但作家眼见她们开开心心地忙碌，把一个杂乱无序的房间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就忍不住问两人是否改了主意住下，两个姑娘笑着说：不是啊，我们明早就走，但即便这样，这里也是我们今晚上的家，家不应该是清爽整洁的吗？

和那作家一样，我也深受感染。我还听说过德国人的认真，他们在街上铺地砖，双膝跪地，一点点一块块地小心垫好，对准、铺瓷实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在街上铺地砖，他们看作和在家里铺地砖一样。

但我们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眼见雪后的盲道冻成了破碎的饼干，四分五裂；广场和街角花园那照得见人影的大理石地面上结着薄冰，行人走过去人仰马翻。我们的市政翻来覆去地给街道地砖更换品种花色，辛辛苦苦却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支持，反而吃了不少市民的官司，摔伤绊倒者把市政部门当成了灾难的始作俑者。

走在街上，我们抬头就可以看见许多标语，“城市是我家，爱护靠大家”这样的话，差不多人人都能倒背如流。可是，对于这样一个“家”，我们做得怎么样呢？

问题出在哪里了呢？纳瓦霍、两个打工妹和跪在街上的德国人，也许给了我们一些提示。



我和李伟到三亚度假

阿莲飞了她老公一眼，有些得意。

“我们挣什么钱？小钱。我们是喜欢舞台，喜欢在舞台演出时，观众的仰慕眼神，热情欢迎时的那种成就感，钱不钱无所谓。在武汉音乐学院，一辈子恐怕也捞不着几次上台表演，演员的青春是很短暂的，没几年就人老珠黄，没人睬你了。所以，我们想抓住这最后一班车，再闯闯，也不枉此一生，将来也免得后悔。钱多钱少，倒随缘了。”

阿莲的一番话，说得入情入理，像唱歌一样动听，可是有一句，我觉得阿莲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钱上太虚伪，明明喜欢钱，却老说什么钱不钱无所谓。真无所谓，就会每天到人民公园义务演唱去了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看阿莲，喜欢看她画各种各样入时的妆，喜欢看她一件一件搭配着试穿各种各样的衣裙；喜欢听她逛商场时的轻声慢语，莺声燕语，把一个个品牌的特点、好处和那些品牌背后的故事，一个个讲来；喜欢看她买自己心爱的衣裙付钱时的那种自信、平和，和那些女店员羡慕的眼神；喜欢看她打车时，高高瘦瘦，裙裾飘飘，站在道边，轻轻一抬手时的那种从容和柳树迎风的风姿；喜欢看她又白又长又嫩，像尖尖葱管一样的纤纤十指；喜欢看她缠着黄健撒娇时的那种娇滴滴的样子。



恋恋红尘 回叶倾城

他死了，她也死了

她一个 SURPRISE? 不不不！巨大的恐惧让她有口难言，她霍然坐起：天上所有的神，别搭理我，我不是，这个意思……

而她，在深夜，开始做一件荒唐的事：她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。天知道，他有多少个重名，其中还包括青海某小镇一位卖猪农妇，起诉司法员，并且告赢了。她挨个儿打开网页，一点一点梳理寻找，她自嘲权当娱乐，权当冒充人肉搜索引擎。她找到他所有同事的名字与生平，找到他博士论文的题目，也找到了，他六天前才参加的活动。

打开网页，竟有照片，她就这样，看到他。奇怪，才 20 天不见，为什么，他已经不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？是她这么快，已经忘掉了他的脸，还是这短短光阴里，他憔悴了容颜？

她笑起来：呸，别肉麻了，他没死，你才死了呢。你们这一段，不过是《金瓶梅》之开篇，你是丑陋愚蠢的武大郎，死有余辜，而他是妖娆多姿的潘金莲，若无其事，活色生香地活下去，而且，终生，从不曾想念你。别傻了，接受现实吧。他已经不再爱你，或者，从来不曾爱过。

她在静夜里，忽然失去哭泣的理由，无所

事事，最后决定上自己的博客逛逛。音乐非常耳熟——不对呀，谁给她的博客加了音乐？

这一段，她听的歌是梁静茹的《茉莉花》，百感交集，万语千言，却无人能诉——近日新识的朋友，在给她的短信里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寡言的人。”我？寡言？她笑笑。却知道新朋友不曾说谎。她只能上论坛，注册了一个名字，每天发发牢骚，说一些无聊的所思所想。而现在，她的博客就在唱：“……看到心酸走来，幸福走掉……”

是谁知道她在哪个论坛玩？——虽然那是国内最大的中文论坛，注册人数数十万。是谁看到了那个帖，认得出她的每一个字？是谁拥有她的博客密码？是谁忍不住，想徒劳地，抱一下她的痛？她在搜索他，他也在搜索她。她所有万箭穿心的嫉妒和痛楚，也都在穿刺他。他们互相承诺过，从此，不见不闻不再相依相偎。他们却还在，谁也看不到的层级，相爱。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“死了还要爱”？

他死了，她也死了，这一生，还有没有机会演一出《牡丹亭还魂记》？她笑，想：还有我这模样的杜丽娘？泪，滚滚而下。

窗外，夜色漆黑，要几时，才会鸡鸣？



心灵鸡汤 回秦若水

投空白者一票

年味越来越浓，有些网站早已经隆重推出网络投票，选举年度网络红人。我是被一个朋友拉进一家网站投票支持她的。穿越屏幕上一个个陌生的网名，和一张张个性的头像，轻而易举地在位数有限的候选人中找到了她的网名，轻轻一点，提交，完事。

正想离开，却突然童心陡起，想看一下，准得的选票最多。想到自己小时候上学时，每到年终，老师搞民意投票选举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，心里总是希望自己得票最多，那种企盼是童年最绚烂的徽章，现在每次想起，也是心旌摇荡，甜蜜弥漫。

点开投票统计表，却看到有几个网名后面一票也没有。我感到有些意外，拉朋友来投一票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举手之劳，点一下就成了。难道这些空白者连一个朋友也没有？

其实不然，这些空白者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，被提为候选人，肯定有过人之处，不是有骄人的成绩就该有优良的品质。之所以得空票，是他们在向大家显示一种品格：诚信！他们没有作弊，没有去拉人来做秀，他们想知道自己在网友心中处于怎样的位置，愿意看到真实的自己。他们才是在接受真正的民意测评。

看惯了太多的表面文章，看惯了太多的虚假繁华。我突然被感动了，感动于千百年来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那种真！静默，起身，净手。然后，我虔诚地逐一在他们的网名下打钩，提交。



啼笑皆非 回张祖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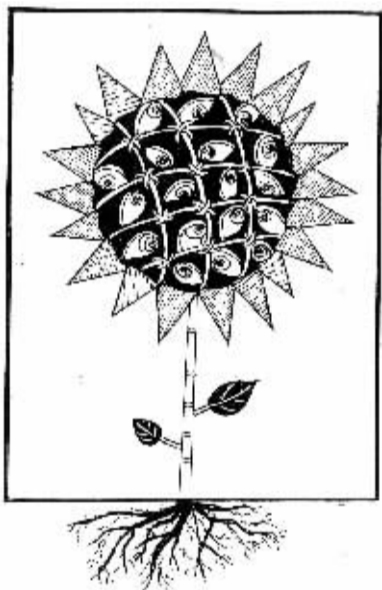
写检查

我和大刘同在销售部上班，我们俩年龄差不多，工作能力也差不多，还有就是都没有关系，完全凭自己的努力做到了销售部副经理的位置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的老领导——销售部李经理调往集团公司任副总了，这销售部经理的位置就空出来的，而我和大刘这两个副经理就成了候选人。

上周，公司里发生了一件重大投诉，而让我窃喜的是，客户投诉的人就是大刘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出现这样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那真是天赐良机。那天，大刘从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出来，哭丧着脸对我说：“老张，我是完了！你能帮我一个忙吧！”我一听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大刘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！”原来，大刘要我帮他写个检查。我知道平时大刘最不擅长写东西了，而我经常发表点小豆腐块，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大刘的要求。

晚上，我想这大刘落难了，好歹也是同事一场，就帮他一次吧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认真剖析，深刻反省，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检查。

一周后，总经理宣布了销售部经理的任命通知，让我意想不到的，居然是大刘。只听总经理在会上说：“大刘同志虽说前几天被客户投诉，但通过他写的检查可以看出，他在错误面前能认真剖析，深刻反省，这样的同志能经得起大风大浪，应该是销售部经理的最佳人选！”



别忘了春天

每一粒种子，都是一个美丽的眼睛，它们在看我，它们在等着我，它们在提醒我：别忘了春天，把我们播进泥土。我答应了它们，我觉得我的身体里，已经开满了金色的向日葵。 李明月 文/图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十五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我觉得女人就应该活得像她那样。我没听见李伟说一句话，就不时看他一眼，见他一直听得很认真，没有什么不高兴，也就放心了。

经过几次这样的聚会，我越来越感到，我俩每月挣的那些钱，那些曾让我们非常满足快乐充满希望的钱，忽然变得少得可怜。整日辛苦，付出智慧青春，挣这点钱，还不如一个字不识的包工头，真让人沮丧，觉得不值！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伊索寓言中那个日日梦想着靠一个蛋，然后蛋生鸡鸡生蛋来发财的傻农民。

半年来，我学会了到小商品批发市场——这个穷人的乐园、穷人的购物中心去淘那些又便宜又好的物品，学会了去跟小商小贩们为一毛钱

两毛钱讲价计较，学会了节约省钱，这一切，都让我感到自己的寒酸和渺小。对这种穷人的生活，我深恶痛绝，只有反复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忍耐。

初一初二，公司放假休息了两天，我和李伟去了三亚。我决定初四才回去。因为公司的通知是初三初四上班，最迟不超过初四。

这三天我们玩得很开心，来海口半年了，我们一直忙着工作赚钱，竟没想过去看看海口和海南岛的风景。我们在亚热带海滨游泳，在蝴蝶谷中和蝴蝶一起追逐，在天涯海角鹿回头前拍照留念，互相起誓，要相爱永远。

在山林的吊床上，听着海涛声林涛声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在与李伟无尽无休的欢爱中，度过

了我们相识相恋相爱以来，最浪漫最尽兴最轻松的两夜。

初三、初四，公司又井然有序了。港澳台和外籍管理人员，也陆续回公司上班，每个人都喜气洋洋，见面互道“新年好，大发大发”之类的吉利话。

春节的发明，真是这世界最美好的发明，它使人们在紧张压抑的现实生活中，有几天让自己放松下来，互相表达友好善良，使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，允许自己有那么一刹那朦胧的幻想的空间。

初六，公司大门挂上大红灯笼，贴着大红春联，放了上万响的鞭炮，来了个开门红。按照习俗，公司举行团拜，香港分公司老板给每个经理主管拜年，发红包。我们的经理主管，也给手下的每一个员工拜年，发红包。

每个员工受了上司的祝福，接了鲜艳的红包，都有说不出的兴奋开心。办公室里的文员和那些拉长线长们围在一起，互相展览欣赏她们的老板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。一个个羞红了脸，却灿烂无比，眼睛闪闪亮亮。

我一向不习惯与太多的人在一起扎堆热闹，就没有加入她们的群体，径直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，只见台面上放着一张深红的烫着金色隶书体“福”字的 16 开大的贺卡。